



## 老杨图说



## 吃席

□文/图 杨轻抒

“宴酣之乐，非丝非竹，射者中，弈者胜，觥筹交错，起坐而喧哗者，众宾欢也。”这段话出自欧阳修的《醉翁亭记》，描写的是众人吃席的场面——说吃席，好像俗了点，但文中确实没有请枚行令传花的优雅桥段，确实太像吃席而不是雅聚。

那一年欧阳修38岁，以“翁”自称，实际上不过是仕途受了打击，心中不忿，又要故作洒脱而已。38岁，到底还是年轻人，虽然与“客”相比“年又最高”，但实际上就是一个年轻人带着一帮更年轻的小朋友吃吃喝喝。年轻人虽有教养，但正是好动年纪，所以席上虽然不太可能有违和的场面，但要说多雅致，恐怕不好想象。

我一直觉得欧阳修那回的聚会，实打实是纯吃喝。而且欧阳修酒量还不行，“饮少辄醉”，委实没什么意思。

王羲之他们在兰亭吃席可能更雅一些：晋穆帝永和九年（353年）农历三月初三，“初渡浙江有终焉之志”的王羲之在会稽山阴的兰亭，按每桌10人的话，摆了四桌。参与者有谢安、孙绰等名士风流计四十一人。与欧阳修不同的是，与会者除了吃喝，还临流赋诗，各抒怀抱，又抄录成集，推举集人王羲之作序，就是今天的《兰亭集序》。

吃席看起来就是一群人聚在一起吃顿饭，有雅有俗，但那是朋友聚会，如非老友，温良至诚，个中的风浪也不是谁都能抗住的。这话要往深里说，当

然很没意思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这种席上吃的就绝对不是菜，更多的是人际关系，江湖地位，微妙得很。

至于吃席吃得惊心动魄甚至是魂飞胆丧的也不是没有，比如项羽摆的鸿门宴，曹操煮酒论英雄，赵匡胤杯酒释兵权。

《红楼梦》里也有若干酒席，场面看起来甚是华丽，但桌子底下踩脚别腿口舌之间争风吃醋不见得就比刀兵相见更温柔。

拿古人说事，有点掉书袋，回到当下，我发现除了年轻人，越是有了一点年纪的，越是怕这种场面。怕，主要有三个原因，一是担心嘴不由心得罪他人，二是怕天生量浅扫人兴致，三是不适应席中规则让自己成为异类。

在所有吃席中，我觉得最轻松的是民间做“会”的席。所谓“会”，虽然是打着某位菩萨的旗号，比如药王会，观音会，娘娘会，中江仓山的土地会，但实际上跟药王菩萨、观音大士、娘娘（王母娘娘）关系不大，尤其是土地菩萨，在神话里地位低得不能再低了，一定要说优势，那就是他最接地气——人间需要专门给他做什么？所以，做这种“会”或者办这种席，主要还是一种相对定期的民间聚会。

定期聚会，维系关系，在过去，是农耕生产的需要，在今天，更多是因为年轻人外出打工，乡村留守全是老人，老人以赶“会”吃席的形式聚朋友，是排解寂寞的心理需要。

席上都是老年人，说话自然就没那么多瞻前顾后；酒可以喝，但没有人劝你，更没有谁先动筷谁后舀汤的规矩，所以这种吃席最大的特点是简单轻松。

而且每个赶“会”的人都缴钱，所以这种“会”是一种淳朴的AA制。我见过缴钱最少的是10元，通常是20元一人。10元的那次，桌上的菜够吃，20元的，称得上丰盛。吃了饭，一个大爷坐在椅子上晒太阳，说，街上吃碗面都不止10元，你还要咋的？

当然，也听到了吃这种席的一些“经验”，比如选座要选靠近厨房的，靠近厨房，才看得清楚上了哪些菜，自己桌上有没有漏掉；二是看到蒸笼掀盖了，就可以打饭了，因为在这种宴席中，蒸菜是最后上桌的。

——吃席还是要讲经验的。有一次路过一座小庙，进去逛了一下，庙里一个老太太很惊讶，问：你咋昨天没来？我说昨天来干啥？她说昨天做会啊，摆了好多桌！

她觉得这是一件大事，我没赶上，应该很遗憾。她先给我讲桌上上了哪些菜，如何丰盛，后给我讲某某某、某某某都来了，某某又故去了，某某去年都来了今年腿不行了想来没来成。当然，都是她的熟人朋友，我都不认识。后来我问，昨天到底做的啥会？她脑子突然短了路，懵了半天，自语：对呢，昨天做的啥会呢？

搞得我实在没忍住，笑了一路。

## 上春山，野个炊

□吴小娟

也许风里就捎带着思念，春神句芒一个喷嚏就把消息传递得很远很远。微雨众卉新，一雷万蛰动，心底那些尘封多年的记忆也如那枝头的绿苞偷偷发了芽，更有一些蛰伏许久的念头如泥里的虫豸蠢蠢萌动，越是刻意回避就越是翻腾得厉害——毕竟看花人只觉春光太短。

比如野炊。且不说当年的炊具柴火难以找齐，会选地儿挖灶砌台的人都难觅，更不用说清明前后山区禁火明烟难袅，单就家人朋友约个共同闲暇的一天都极其不易，于是这被春雷惊醒的念想便时不时地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拖着餐垫的饭菜瓜果和围坐的欢声笑语在脑子里极速跑过，青烟似的，踪影消散，余味悠长……

当年的老师对当年的学生一宣布春日野炊的事，整个教室便炸开了锅，要好的小伙伴炒豆似的往外蹦，迅速地窜到一起组队，这时候老师的声音被压得再也放不出来，反正每年都是那些，时间啊安全啊，大家背得比课文熟多了。分组后，谁带锅具谁带柴火一会儿就定下来了——柴火重，大一点的孩子主动承担；家里锅具有余的立马就举手。然后就是各自准备一个菜，荤素不论，能在家

切好的尽量切好，老师是不允许带刀去的；至于大米，每人按自己的食量装一碗，到时候你一碗我一碗都往大锅里倒，这百家米饭才够味儿。

野炊这天的心是悬在布谷鸟的喙上的，大家都早早地背上装好食材的背篓来到学校，按组排好队，只等老师宣布纪律后就出发。老师也背了个半旧的帆布包，胀鼓鼓的很想让人一探究竟。一路唱着歌儿、谈着话儿、看着花儿、闻着春味儿，尤其还要经过一片白如雪的梨儿园，大家放下背篓，钻进一片雪花纷飞的境界呼吸着春的气息，之后老师预先考察过的野炊地就到了。各组负责挖灶搭台的孩子摆好灶台，按组排好队，其余同学则就近铺好大塑料布，把碗盘菜分门别类摆放好。接着，趁挖灶的工夫，负责打水的同学则结伴去老师打听好的附近村民的井里打水。灶洞最好要在有梯度的坎边，上面挖洞放锅，侧面掏洞进柴，两洞彼此相连又各司其事。寻不到合适的有梯度的土坎，也可以搬石头来砌，“三块石头一个灶”，砌高一点，留够进柴火的洞就行。一个组要挖两口灶，做饭和炒菜同时进行。当一缕缕青烟飘散开来的时候，当烧火匠脸上的灰印子不再被哄笑的时候，孩子们就开始大显

身手了。自己带的菜自己做，谁也不想露怯，不管生手还是熟手，心里都记着前一晚妈妈教的步骤。最后做出来的菜有咸有淡有生有糊，咸了的说句“把盐盘的抢了”，糊了的说句“锅巴助消化”，嘻嘻哈哈中大快朵颐通通扫光。几乎每个组都有个闷头扒饭的同学，大家心照不宣地先把那盘怯怯地缩在角落里的泡菜一分而光，再若无其事地请他品尝自己的手艺。老师端着个碗四处检阅成果，不大一会儿碗就空了，老师连忙说“够了够了”，但没被检阅到的菜还一个劲儿地往上叠。饭后收拾完毕，大家围成一个圈，班干部开始组织活动了，唱歌、猜谜语、击鼓传花、脑筋急转弯……一阵掌声过后，一支笔或一个笔记本就会从老师的帆布包里蹦出来，惊喜从天而降，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。

自由活动的时间内，有追逐打闹的，有席地而坐的，有树下谈心的，有安静看书的，还有什么都不做的，就静静地躺在绿毯似的草坪上，看一朵朵飘过的白云，看一寸一寸流走的时光。

回去的背篓都变轻了，心也轻了，所有的烦恼像柴火一样化为了灰烬，所有的快乐像饭菜一样融进了身体。春日春山，何止野了个炊！

## 星星的愿望

□詹梅

星星最近有一个很迫切的愿望，那就是拥有一台植物活性翻译机。

事情的缘由是这样的：有一天，星星在课外书上，读到一篇名为《植物也有语言》的文章。文章的作者很肯定地说，借助一种由放大器、合成器和记录器构成的植物活性翻译机，能清晰地听到植物或低沉或悦耳的声音。星星想，如果作者说的是真的，那么植物就和人类一样，也能借助声音来传达自己的喜怒哀乐。在星星认知不算太多的想象中：种子破壳而出的那一刹那，一定会发出惊奇的尖叫声；大树枝头“千朵万朵压枝低”时，应当能听见花瓣欢乐的喳喳声；而果实成熟，告别枝头时，应该是沉稳而坚定的，就像爸爸在很多人面前，胸有成竹地发表自己的看法一样。

地处川西平原上的奶妈家，房前屋后，树啊，草啊，要多少有多少，要是能把她们日里夜里的声响，翻译成听得懂的话语，那该多有意思啊！可惜，星星没有神奇的植物活性翻译机。

今年春节前夕，爸爸妈妈带着星星回奶妈家去。难得一见的大人们，总有聊不完的话题。而星星呢，更愿意到旷野去玩耍。

田埂这边，胡豆花睁大眼睛，成群结队地躲在灰绿的叶片后，好奇地打量四周；粉的白的豌豆花，极像飞倦的彩蝶，暂时停歇在叶间。田埂那边，大块小块的田地里，绿油油的麦苗，挤挤挨挨，挨挨挤挤；油菜地里，黄黄绿绿，走近了细瞧，却只有零零碎碎的黄花，缀在灰绿而厚实的茎叶上。

软软的田埂上，杂乱而厚密的枯草断茎间，许多小草早早地感知到春天的气息，急急地探出头来。一株两株纤细嫩绿的野葱，竭尽全力地向上伸展着手臂，像是求拥抱似的；不畏寒冷的奶浆草，高举着筒筒式的淡粉色花苞，似乎在对着天空歌唱她们的好心情；矮矮小小的清明草，卵形叶片上生有许多白色绒毛，不知是不是为了御寒；田埂上长得最多的，要算紫萁草了，看起来柔弱的她们，长势却很旺盛。

蓝灰色的天空中，两只衔泥筑巢的燕子，悄悄地斜着翅膀掠过。一棵还没来得及长出新叶的水冬瓜树，怎么会有那么多枯叶挂在枝头呢？星星悄悄走近，想要摇摇那树，探究枯叶不落之谜。还没走到树下，却见枯叶纷飞，原来是一群小麻雀。她们一定是看出了星星的小心思，呼啦啦，一只，两只……还没数清楚，麻雀们已飞到老远去了。只剩下光秃秃的水冬瓜树，板着脸色的面孔，一副很不高兴的样子站在那里。

记不清是哪本书上说的，春天的田野里，能听见植物拔节的声音。可是，在这蓬蓬勃勃的田野里，星星却什么也没听见。

星星不甘心。蹑手蹑脚地蹲在一块麦地边，屏气敛声。和煦的阳光下，麦苗们不声不响，一律仰起光洁的脸孔，专注地仰望着天空。直到一阵微风拂过，她们目光轻移，似乎才发现注视她们的星星——矜持的她们，羞涩地推挤着，那扭捏而欢快的样子，好像在喧嚷，在欢笑。然而，她们发出的频波，星星的耳朵捕捉不到。

又到油菜地边去。铆足劲生长的油菜们，叶片硕大，健壮结实。很想看看叶片里有什么，星星随手掰下一片肥厚的叶子。“咔！”声音清晰可辨，断裂处有汁液涌出。这是伤口的血液，还是疼痛的流泪呢？凝望油菜，油菜无语。

星星把困惑告诉奶奶。“傻妮子，我活了大半辈子，从没听说庄稼能说话——你读的啥子书哟，那明明是乱说的嘛！”奶奶满脸忧愁地看着星星，又摸摸星星的额头——她疑心星星生病了。

“我没有发烧说胡话。真的没有骗你，是书上说的，植物也有语言。”

“娃儿呢，我看你是读书读傻了哟。”识字不多的奶奶，连声叹气着，把星星紧紧揽在怀里。

唉，要是我有一台植物活性翻译机，我一定要和奶奶一起听听植物发出的声音。只是不知道，奶奶听见植物千奇百怪的声音时，将会怎样的惊奇呀！

星星这样想着，希望拥有一台植物活性翻译机的愿望，就更加强烈了。

## 更名

□周中罡

这话一般情况下没有什么问题，但如果是一男一女的对话，在旁人听起来就有问题了，这家伙一上午把办公室里所有人都“亲”了？这个岗位的福利也太好了嘛？

后来有了计算器，基本上就没有人在算盘上进行乘除运算了。再后来，有了电脑，用电子表格计算就方便多了，再后来，各种会计软件的开发运用基本上就不用总账会计与明细账会计月底“清来清去”了。当然，各种会计软件是要经过财政部门审查同意后才能运用的，所生成的会计报表，财政主管部门才予以认可。几十年过去，会计电算化了，所有财务报表都自动生成，会计人员不用打算盘，只有大家敲键盘的声音。办公室再也听不到清脆的算盘珠子声音了，也没有了“大珠小珠落玉盘”的氛围。

